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文鑑目録

卷十九

陳傅良請以極民窮為尚
陳傅良論人心可畏疏
項安世請即月過重華宮
彭龜年戒聖性傷急疏
辛棄疾論審勢
辛棄疾論察情
辛棄疾論自治

辛棄疾論詳戰
黃震戊午輪對劄子
黃震與葉中嶽書
黃震再諭上户榜
真德秀戊辰四月上殿奏劄
真德秀庚午六月輪對奏劄
真德秀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
真德秀直前奏劄
真德秀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真德秀送王寀椎序
真德秀送朱擇善序
真德秀贈蕭長夫序
真德秀送吳斯立序
真德秀跋豫章黄量詩卷
真德秀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真德秀勸立義廪文

宋文歸目錄卷十九終

宋文歸卷十九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閱

陳傅良請以極民窮為尚疏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不至一事則將兹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泯泯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故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極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省閱章奏至於遊戲翰墨燕私造次不忘是亦養心之法不雜不息充而

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致也。

鐘惺曰。只極民窮一語。千古帝王行之不盡。以此易君。可謂要言不煩。

陳傅良論人心可畏疏

○疑壽皇者慮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爲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爲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無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

利親而患疏今自閤長御藥并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遂數十人
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
趨敬臣又未知宮閫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
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雖朕破疑為笑在感頻之須則轉禍為福亦
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
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
心不服耳聖意釋朕則人心帖朕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
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朕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
鍾惺曰詞危語痛雖庸主亦當感悟而肅宗有若充耳罔聞其為

人可知矣。

項安世請即日過重華宮疏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首暮往則謂之寒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

鍾惺曰詞意直朴却妙在直朴中有感悟

栗坤曰君子小人心事邪正著此人主所當亟知

彭龜年戒聖性傷急疏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陛下聖性贊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太急

顧夢麟曰刺骨之語

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

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
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遇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
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僞則知近日之舉為是為非
當不待辯而自判矣
鍾惺曰文章簡貴先輩典型具在

立齋曰數語深得虜人要領

辛棄疾論審勢

虜人之地。東薄於海。西控於夏。南祇於淮。北極於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於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卹。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於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於海。王友直反於魏。耿京反於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

陳仁錫曰中國何嘗不富

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龎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於蹂踐之餘田宅鬻於强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絶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

客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

鍾惺曰細讀此論則虜之不足畏也明矣可見中國畏虜如虎者

只是時無英雄不察其虛實耳

丘濬曰中國一處置不當則南面者後生心可不慎哉

辛棄疾論察情

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既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縶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褒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

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諆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
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
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卒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
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
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
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今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
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絶歲幣。則
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
欲。必惟務於僥倖。謀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戈

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牧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援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忍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刺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敵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肽待之而無它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鬣奮髯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

忌不在於虜欲必戰而在於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送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枝亦惟心定而慮審小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失制勝之機為可惜

鍾惺曰審察敵情如燃犀觀火所謂心定慮審蓋自道也

辛棄疾論自治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於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雖西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幷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幷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逡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精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彊以兵窺魏勢不可得

譚元春曰論古人得失俱精透得情自是英雄具眼

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强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於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於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寔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攻靡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

孫鑛曰勇怯在人不在地引證得妙

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斂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雖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北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强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於秦君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

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於敗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褫魄於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靜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倖而不為之惑。則臣固嘗為陛下言自治之策。有大者二。一曰絕歲

幣二曰都金陵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於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

鍾惺曰何等激勵鼓舞而不能振宋君臣衰懦之氣當[illegible]運數使然耳

朱坤曰其論足破前人之妄

辛棄疾論詳戰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

孫鑛曰行文絕似圖策

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它處山東號爲簡畧且其地川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故臣以謂兵出淮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恐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雖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冣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

孟濟曰此一時奇謀勝算惜宋不能用

陳仁錫曰着着皆妙

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截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汾邊郯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牽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遽徃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汾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鄆之郊

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使士秣馬礪以忠義教以
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
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
如窩斡鶻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
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
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
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
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
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

論 奇如此議

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常
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
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退奔不過數
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
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
驅堅卷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虜弱久矣○
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
再舉而復關陜○彼將南絕大河 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
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

病河北未病則雖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衛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然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雖然臣又有一說焉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縣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

寡謀而易駭。懼敗而輕散。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遠近之勢。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籌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恠快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犂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

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

鍾惺曰觀稼軒詞令一風流文人也而胸中韜畧乃如此賢者豈可一端測耶

黃震戊辰輪對劄子

臣一介底僚濩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為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顧臣樸陋語言不知抉擇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甚事甘以臣言為不識忌諱而特加兼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為證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薦臻江濤震撼國都幾無以奠枕以言人情則殿旅須洞郡卒相挺赤子所在

而弃兵以言狄患則殘金之虛喝未已降虜之反噬至韃韃復以自古所無之暴飄忽南下極而至於投鞭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王命不甘兢兢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陛下踐阼於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陛下自視孰與先皇帝乃幸而所值若此此所謂可喜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為喜者也千金之子繼有世業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力圖保守之策陛下今日所值之時果何如時也太祖太宗際天所逐出巷之啼號竄伏在野之愁歎皆不接於見聞也臣恐陛下真以目前一時為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陛下聖性高明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

黄仲四謂重受言使人有下手處

臣亦何敢遽謂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祗天命下畏民碞外憂敵國而要以人言為脈絡凡其實有祿畏憂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先皇帝備經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常時之人言動及危亡不惟不以為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官之出臺本末必非還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諫不合一二輪對官之數奏本末未見有嬰拂之迹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所得知言之聽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求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為知體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陛下獨不思一宮之建否其

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大耶使國家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付人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為元氣人主唯以納諫為盛德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疑關係與日夫豈小小使陛下而真有祗畏憂虞之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因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前亦未可遽以為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達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戮不過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重慶為

鍾惺曰以士大夫無耻與民窮兵弱財匱並論已看破國家受病之根

西蜀一綫之脉既燬於大光州金剛臺為淮西襟要之口又燬於大況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閫之採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二者豈容併見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外寇乘之國將何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陛下及此安得不怒朕覽聳朕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耶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它有甚高難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匱士大夫之無耻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椎剝爾陛下斷斷自今視內藏封樁左帑為一家耶朝廷之財補大農之闕而凡積人虛數無藝煎迫

孫鑛曰觀此則人君只是不為耳非不能也

之苦一洗之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困於椎剝者立蘇矣否則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姓以辦綱解雖日須寬郵之詔紙墮空談誰能為陛下郵其民者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强何也兵惰於閑散弱陛下斷斷自今飭內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而凡邸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詔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閑散者立强矣否則管軍者惟事驅役營運而帶甲軍貧不聊生典郡者惟事刺責名糧而廂禁軍太半游手雖時出招募之令反增虛費誰

能爲陛下練其兵者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
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爲慮而亟撙節之
則財可使立裕何也財耗於冗費爾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
宦寺燕飲非泛之犒賜佛老無益之禱祠軍員占借之貼支吏祿寄
名之預請人人而覈之事事而節之極而至如養軍冣爲國家巨費
又能不於其多而於其精乃總一歲之入酌爲一歲之用則耗於冗
費者亦且立裕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
不貲縱它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爲陛下憂及後
患者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

陳仁錫曰看得深論得透

之日窮兵之日弱財之日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恐士大夫者皆天民之秀天之所生以遺陛下臣亦何恐敢以無恥為言恍以國之所與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為國之與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靡而為和平則賢者幾成無益於人國此乃世道命脈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如貪饕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自願陛下恢張睿聽表厲直言以洗濯其昌朗之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富貴如浮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為切己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陛下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曹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之譽望以破去吏文之纏繞使廉能得以吐氣

而貪鄙無所容姦功庸顯著將必出此又願陛下頒於三歲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之納卷以剗決痛戢游手之撓羣使真才不困從容達顯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於其正又必權輿於此它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率天下而路使大年陷為

派落不肖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税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且令人户以荒蕪處相補偃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朕而官司之苦人户誰知人户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續放一分之説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況今浙右三郡之災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瀕湖沒處稍多

向設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亦只得以民情郡計兩権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之外更與寬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政惟寬租減賦為先今雖適當郡計窘蹙事動掣肘尚且斡無為有煑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況農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量與斟酌若曰朝廷止放一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放則朝廷元曾盡放推廣上恩消弭民怨此正為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恩人必速納其視今來强迫而未應正亦未為失利某人濫位下不敢僭越盡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親見人户歸訴之苦輙轉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茅坤曰論時政。只就目前可改而行。行而即可無弊者數事言之。絕不鋪叙帝王神聖之事爲美名以要君。而帝王神聖之事寔不出此。可謂切實而望君以必行者矣。